

斯坦因 1393 号文书《晋书·列传》残卷跋

赵 贞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斯坦因一三九三号文书是《晋书》列传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四的简编和节略本子, 卷中保存了傅玄、傅咸、傅祗、傅宣、向雄、段灼、阎缵、庾峻、庾珉、庾歆、庾纯、庾粦、郭象、陆机等十四人传记, 但均极简略。卷中“世”、“民”缺笔, 且避“诏”讳, 但不避“旦”字, 推测应抄写于武后统治时期。

关键词: 斯坦因一三九三; 《晋书》; 列传; 简编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28-03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S. 1393号文书, 首尾残缺, 无标题, 中间两处割裂, 将文书分为三纸。此件书法精美, 文字良好, 为行书抄写。卷背为失名古籍残卷, 其中提到先贤曾参、原宪, 也提到佞臣郑袖、赵高, 还提到名士嵇康和陆机。上世纪三十年代, 王重民在关注敦煌所出的“史部”文献时, 介绍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两件《晋书》残卷(即P. 3481《晋书·何曾传》和P. 3813《晋书·载记》)^[1](p. 83-84)], 唯独没有注意此件文书。五十年代,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Lionel Giles)对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文献进行分类编目, 在“神话和传记”(Tales and Biographies)一栏中用简捷的文字介绍了S.1393号文书。翟氏指出, 此件为《晋书》列传, 卷中提到了傅玄、傅咸、傅祗、傅宣、向雄、段灼、阎缵、庾峻、庾珉、庾歆、庾纯、庾粦、郭象、陆机等, 分别为《晋书》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五十和卷五十四中的内容^[2](p. 241)]。不过, 翟氏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 S.1393被定名为《晋书列传卷第十七十八》, 似不完整。八十年代出版的《敦煌宝藏》, 大概是疏漏所致, 其定名《晋书卷第十七十八》, 由于去掉了“列传”二字, 因而全然错误。直至九十年代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第三卷中, 才将此件完整地定名为《晋书(列传卷十七、十八、二十、廿四)》^[3](p. 7)], 这样的定名其实是与翟氏的发现完全一致的。

如前所言, 本件被割裂为三纸。第一纸自“学贵农践商”起, 至“曾不得与其徒隶齿也”, 共84行, 存列传第十七和第十八。列传十七(卷47)首残尾全, 记傅玄、傅咸、傅祗和傅宣四人传记, 后有史臣评论; 以标点本《晋书》(中华书局, 1974年版)对校, 第1—9行为傅玄传, 10—18行傅玄之子傅咸传, 19—20行则

为傅祗传, 三传所记诸人事迹甚为简略。其中20行“祗即咸縱弟也”, 标点本无。但卷首有一行小字, “咸從父弟祗”, 其意与本卷相同。祗之子傅宣、傅暢, 标点本各有一段小传, 本件仅有“子宣, 卒中丞”五字, 而傅暢事迹, 则全然阙失。21—26行“史臣曰”, 系为列传的结尾议论, 行文与标点本大致相同。又标点本末有“赞曰”云云, 本件皆省。

本件27—84行为列传十八(卷48), 首尾完整, 起首题有“列传第十八 向雄 段灼 阎缵”作为标记, 中间部分为三人传记, 后有史臣论赞。这种书写方式, 与标点本《晋书·列传》格式大致相同, 因而是S. 1393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篇列传。其中28—41行向雄传, 虽然文字简约, 但所记“哭丧”和“故绝”两事同样精彩, 依然能看出标点本的原貌; 43—65行段灼事迹, 收录了段灼数次上表和奏陈的部分言论。可以看出, 这些言论经过了抄写者(或改编者)的慎重选择, 因为摘录的文字最能反映段灼的真知灼见。不过, 其中也有处理不当的情况。比如53—57行描述了段灼的“恨五”, 其中“恨一”、“恨二”、“恨四”、“恨五”都有清晰地描述, 惟“恨三”没有交代。这显然是抄写者的疏漏所致; 66—79行阎缵传, 记愍怀太子被废后, 阎缵“上书理太子之冤”的部分言论, 文字依然简洁, 但同样能反映阎缵的政治见识和立场; 80—84行“史臣曰”云云, 其中评论仅限于阎缵“理太子之冤”, 而对列传中另外二人向雄和段灼的评论, 则全然缺省(对照标点本可知, 向、阎二人之论赞, 寥寥数语, 故而省略。图片见文末。)

第一纸: 晋书列传第十七、十八(卷47、48)

第二纸为列传第二十(卷50), 首尾亦残, 起自“共为一体也”, 至“大暢玄”而终, 存文字36行。记庾峻及其二子庾珉、庾歆, 庾纯及其子庾粦以及郭象六人传记。按标点本《晋书》, 列传第二十以曹志传起首, 庾峻传次之, 其下依次为庾珉、庾歆、郭象、

收稿日期: 2007-0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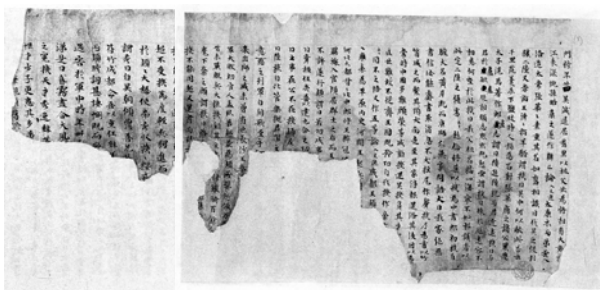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赵贞(1976-), 甘肃张家川人, 历史学博士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从事敦煌学和隋唐史研究。

庾纯、庾萼、秦秀传，卷尾有史臣论赞。本件由于首尾残缺，因而曹志、秦秀均阙，且起首的庾峻传（1—18行）和末尾的郭象传亦有不同程度残缺（34—36行）。本件所见的六人传记中，除郭象外，其他五人虽不是同一宗族，但俱为庾姓，职是之故，抄写者有意将庾纯、庾萼父子提前，而将郭象传记置后。这样在顺序编排上，本件与标点本有所不同。另外，对于庾峻、郭象等六人事迹的取舍，本件也很有特色，实际上主要收录了庾峻、庾纯二人的上疏和言论。如《晋书·庾峻传》载，“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峻上疏曰”云云^{【41】}（卷50，p. 1392），而1—17行即为庾峻此次抑制浮华的言论，交代完“上疏”后，庾峻传也就基本结束了。庾纯的事迹，集中于他与贾充的讥讽和争斗（23—31行），这场口舌之战描述完毕后，庾纯传也戛然而止。至于其他四人的事迹，比较简单，其言行往往一两句话予以概括，显然不是列传的重点所在。



第二纸：晋书列传第二十（卷50）

第三纸首尾残缺，起自“门将”，终于“超又还书于玖”，共28行，其中16—28行后半部分，残损严重。以标点本《晋书》对校，此纸所记乃列传第二十四（卷54）之《陆机传》。按晋书本传云：“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41】}（卷54，p. 1467）行文至此正好与第1行起首之“门将”相衔接，故可将首部残缺部分校补完整。卷中第2行“《辩亡论》”、14行“《豪士赋》”和15行“《五等论》”，标点本或有全文，或有序言，而本件皆省。至于其他（陆机）事迹和言行，卷中所记与标点本大致相同。特别注意者，《辩亡论》和《五等论》后均有“入《文选》”三字，因标点本无，推测当是抄写者附加的小注，从中看出抄写者具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和史学修养。



第三纸：晋书列传第二十四（卷54）

总的来看，本卷记录的列传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四均极简略，大致是摘抄和简化《晋书》而成。确切的说，本卷就是《晋书·列传》的简化和节略本子。由于抄写者按照自己的取舍标准，摘录了那些最有典型性的言行和事迹，因而本卷中，我们只能了解傅玄、段灼、陆机等人的大致经历和事迹。即使如此，列传中那些富于代表性的言行和事迹也尽量简化和缺省。特别是卷中频繁出现的“云云”二字，直接成为原文省略或过渡的标志。据笔者统计，本卷三纸中，先后出现“云云”23次，而每次“云云”之后，皆有大段落文字被省略。

本卷是摘录、节略《晋书·列传》而成，但在抄写时也经过了一些加工和处理。其一，语言表达上尽量精练和简约。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本卷在抄录傅咸、傅祗、向雄、段灼、阎缵、庾珉、庾歆、庾纯、庾萼、郭象十人姓名时，将“字”俱省。不惟如此，籍贯和仕宦经历也惜字如金。如向雄，河内人（第一纸28行），标点本作“河内山阳人也”；阎缵，巴西人（第一纸66行），标点本作“巴西安汉人也”。又如傅咸，“初，袭爵，拜洗马，累迁冀州刺史。上言……”（第一纸12行），而标点本《傅咸传》记载说：“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益。咸上言曰……。”^{【41】}（卷47，p. 1323）看得出，本卷有至为明确的取舍标准。不过，文字上刻意求简，也有处理不当的情况。如《段灼传》“若虑后世强大”，本卷50—51行作“若虑后大”，就使文意不通。又如《陆机传》“既而羁寓京师”，本卷第三纸10行作“既而京师”，仍然是过分追求简约而损伤文意的例子。

其二，同一列传中诸人的传记往往有主次详略之分。如列传第十七中，傅玄、傅咸父子事迹较详（1—18行），而傅祗、傅宣父子传记尤为简略（19—20行）。又如列传第二十，傅峻、傅纯传记篇幅较多，而郭象、傅珉、庾歆、庾萼四人着墨较少。尤其庾萼传，标点本自1402—1404页至少有一千余言，而本卷仅有“萼【字】允臧，终国子祭酒”八字（第二纸33行）。当然，就传记比较详细的人物而言，与标点本相较，其言行事迹往往多有缺省和简略。其三，若以言行为标准，本卷列传中诸人的事迹更多地体现在“言”上，而对于“行”和仕宦经历，往往一笔代过。同时，“言”的取舍也是通过言论、奏表和上疏而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语言，舍此之外亦以“云云”的形式省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标点本《晋书·列传》在本卷中已经全然被简化了。

反过来说，本卷列传甚为简略，但体例和格式并未改变（比如列传的重要环节“史臣曰”在列传第十七、十八中得到保留），因而仍然能够看出标点本的原貌（特别是向雄、庾纯、郭象、陆机四人传记，与标点本更为

接近)。正由于此,本卷“简”的特点事实上也凸现了它的实用价值,即本卷更易于在世人中间普及、推广和流行,这样反而对《晋书》的流传和保存起了推动作用。

不能忽视,本卷对标点本仍有一定的对校和参考价值。如第一纸26行“有道在焉”,标点本作“有道存焉”,两者皆通,未知孰是。第83行“岂非忠且壮乎”,标点本作“岂非忠直壮乎”,显然,标点本“直”误,应以本卷“且”为是。又第二纸17行“不循名实”,标点本作“不修名实”,亦以“循”为是。第35行“稍迁黄门侍郎”,标点本作“稍至黄门侍郎”,两者句意皆通,而以“迁”为佳。又第三纸3—4行“利获二陆”,标点本作“利获二俊”,仔细推敲,当以“二陆”为是。

最后,对本卷的抄写时代试作推断。我们知道,《晋书》为唐初官修史书,贞观二十年(646),太宗诏令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另有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等十八人参与修撰,二十二年成书。本卷既是《晋书·列传》的简编本子,必然以其为参照,故抄写(或改编)应在贞观二十二年以后。又第一纸51行“汉世诸吕时”、54行“遭运会之世”、第二纸10行“救世之政”、14行“举世之士”、17行“又疾世浮华”、25—26行“世言纯之先尝有五伯者”、29行“充辅佐二世”、第三纸1行“以祖父世为将相”及14行“匡世难”中,“世”字缺笔,写作“𠂔”;第一纸67行“愍怀太子之废”、80行“愍怀之废”中“愍”分别写作“𡵓”和“𡵔”,第二纸18行“二子珉、𡵓”、19行“珉子琚”及20行“珉不胜悲愤”中“珉”写作“𡵓”或“𡵔”,其“民”部亦缺一笔。显然,“世”字和“民”部缺笔,俱是避太宗名讳所为。按唐制,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宗诏令:“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5】(卷2, p. 29-30)。看来,太宗时避讳之法相对宽泛,凡文书或人名中出现“世”、“民”者,避其中一字即可。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顾炎武《日知录》曰:“《隋书》修于太宗时,

而中间多有改‘世’为‘代’,改‘民’为‘人’者,此唐人偏讳之始。”【6】(卷23, p. 821)高宗即位之初,诏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并令“世”字不见于人名。显庆二年(657)十二月,高宗颁诏,改“昏”、“𡵓”二字【5】(卷4, p. 77),其“民”部为“氏”替代,“昏”遂改为“昏”,而“𡵓”中的“世”字则被“云”所取代。这样严格的避讳制度使得我们将“世”、“民”的缺笔很容易与高宗朝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

还需注意者,第一纸38行“向被制命”和78行“今制书暴扬其罪”,标点本分别作“向被诏命”和“今诏书暴扬其罪”。陈垣在《史讳举例》中指出,武后为避“𡵓”讳,曾将“诏”改为“制”【7】(p. 108)。《唐六典》卷9《中书令》“王言之制”注曰:“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8】(卷9, p. 274)据此,此卷当抄于武后天授元年(690)以后。又第一纸31行“文帝答雄责之”,标点本作“文帝召雄而责之”,显然亦是避“𡵓”之讳而改。又第一纸7行“玄虽显贵”中,“显”字不避;6行“坐而待旦”和第二纸25行“旦有小市井事不了”中,也不避“旦”字。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将S. 1393《晋书·列传》残卷的抄写年代定在690年以后的武后统治时期,相信是不会有出入的。

参考文献:

- [1]王重民. 敦煌古籍叙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M].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7.
- [3]英藏敦煌文献第3卷[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 [4](唐)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五代)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清)顾炎武. 日知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7]陈垣. 史讳举例[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7.
- [8](唐)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Introduction on biographies of Jin Shu preserved in Stein 1393

ZHAO Zh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Stein document No.1393 is concise edition of biographies 17th, 18th, 20th, and 24th in *Jin Shu*. Which preserve the Fu xuan, Fu xian, Fu zhi, Fu xuan, Xiang xiong, Duan zhuo, Yan zuan, Yu jun, Yu min, Yu ai, Yu fu, Guo xiang, Lu ji and so on 14 person of biographies in brief extremely. There is lack of stroke in the word of “Shi” and “Min”, it also evades dialect taboo “Zhao”, but does not evade “Dan”, then we conclude the date of transcription is in the ruling of queen Wu.

Key words: The Stein 1393; *Jin Shu*; biographies; concise edition

(责任编辑: 刘兵)